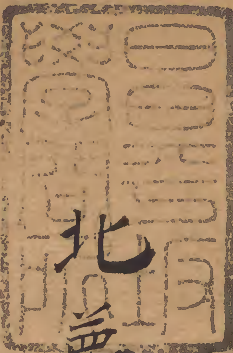


禪海十七



北夢瑣言

九之十四

漢書門			
三	一	五	七
四	一	五	七
一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七
七	〇	〇	〇
函	冊	架	號
一	〇	〇	〇
九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17)		
函號	370	4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北夢瑣言卷第九

富春孫光憲纂集

明會稽商濬校

唐孟弘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

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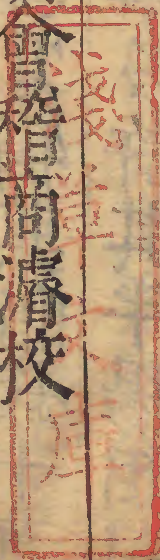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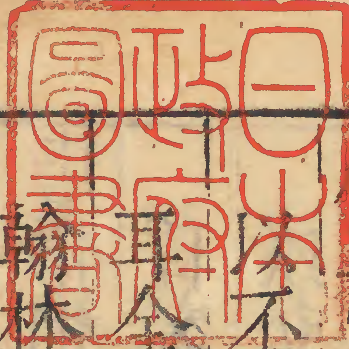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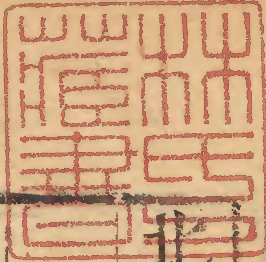
耳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

翰林學士太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

小懲也又嘗忿狷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

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文波古今常

事與鄭諷隣居諷為南海從事因墻頽郎中來入



墻界五六尺知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
海隅從事少有生還地勢尖斜打墻夾人平生操
履率皆如是不遭擯弃幸矣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
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八座驚駭
以弘農近有後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
某爲軍容使楊玄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
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托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
緡榮陽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

非銅錢也燒時辛勿著地榮陽曰若此則固得遵
副從容問長揖而滅榮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
以祭之楊相猶于有典壽陽者見相國乘白馬臂
朱弓撚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
讐殺楊玄价我射著其脚必死也俄而楊中尉暴
染脚疾而殂蜀毛文錫司徒先德前潮牧龜範曾
趨事鄭尚書熟詳其事愚於毛氏子聞之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官於嶺外侍從北
歸泊船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昆沙門天王因

詣之見廟宇摧頽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
元隨張處權請郎君詠之乃題詩曰○壞墻風雨
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
何得却由人是夜夢天王所責詞云我非天王南
嶽神也主張此池汝何相侮俄而驚覺而風浪陡
起倒檣絕纜沈溺在卽遽起悔過令撤詩牌然後

巴山甫自序

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忘其名唐
光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

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
行人相駐叫譟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虫也逡巡與
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嘗誦金剛經與胥姓
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楊言欲追捕之陳
乃彌一七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
受其執錄或一日行於村路蒼蒼間馬脊伏而掩
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方悟手
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不偕行

馬胥亦無所傷何其異也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聚衆教化寺司申報高燕公判云斷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貝多葉上不許塵埃俗身中豈堪腥膩宜令出境無得惑人與一繩遞出東界所司不諭繩絞賜錢一千送出東郭幸而誤免後卒於荊州玉泉寺

荊州成令公泐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救援江夏舟楫之盛近代罕聞已決行期不聽諫諍師次公安縣寺有二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亦甚有靈中令藏

舟而謁之炷香虔誠冥禱勝負以求杯珓陰陽之兆凡三十擲皆不吉乃謂所信孔目官楊師厚曰卦之不吉如之何師厚對曰令公數年造船旌旗已啟中路而退將何面目迴見軍民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破陣之敗身死家破非偶然也向使楊子察人之情幸其意息一言而止則成氏滅亡未可知也

唐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臺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菱荷忽見一女郎素衣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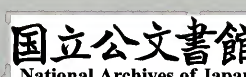
臉容質絕麗閱其明悟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繫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榮殊異俯而翫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之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鬼神無形必憑於物精氣所附非齒蓄之能聞於劉山甫

唐龍紀中有士人柳鵬舉遊杭州避雨於伍相廟見一女子抱五絃云是錢大夫家女僕鵬舉悅之遂誘而奔藏於舟中為廬吏所捕其女僕自縊而死

或一日却到柳處柳亦知其物故驚訝其來女僕

具道其情因以鬼偶經時而去 見劉山甫閑談中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有才思與李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即此姬也行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快悵無可奈何宮娥與李情愛至深至前驛自縊而死其鬼追及李生具道憶戀之意迨數年李茵病



瘡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人鬼殊塗
告辭而去聞於劉山甫

唐文德中小京官張忘其名寓蘇臺子弟少年時在
文人陸評事院往來爲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
疑之尋病瘡遇開元觀吳道士守元日子有不祥
之氣授以一符果一冥器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
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絕聞於劉山甫

淮海小將姓朱忘其名有女未嫁爲鬼物所祟常呼
韓郎往來如生人唯不見形奉外舅姑禮自去天

朝神朱以異事不敢隱秘乃告府主高燕公唯書
名俾朱歸帖於女房門上其邪來見咨嗟言別而
去聞於劉山甫

唐女道士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爲李億
補闕執箕箒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爲女道士有
怨李公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
銷歌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娼婦
也竟以殺侍婢爲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
江淮間有徐月英亦娼者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

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箇閑窓滴到明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戲也唐末有杜里誌其間即孫尚書儲數賢平康狎游之事或云孫蔡舍人所撰

唐廣明中黃巢犯關大駕幸蜀衣冠蕩折寇盜縱橫有西班牙將軍女奔波隨人迤邐達興元骨肉分散無所依托適值鳳翔秦軍將董司馬者乃晦其

門閥以身托之而性甚明敏善於承奉得至於蜀尋訪親眷知在行朝始謂董生曰喪亂之中女弱不能自濟幸蒙提挈以至如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難為偕老請自此辭董生驚愕遂去識謂女子之智亦足稱也

見劍山甫閑談

唐馮藻常侍蕭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藻文彩不高酷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謂曰先輩某曾入靖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應十舉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

職藻曰譬如一生無成更誓五舉亦無成遂三十
舉方就仕歷官卿監峽牧終於騎省何浮名之引
人而輕祿仕之如是也

唐李浩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亦爲小文好
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時人號爲
周禮庫蓋籍於舊典也廣明以前切韻多用吳音
而清音之字不必分用洪吟切韻全刊吳音當方
進而聞於宰相僉許之無何巢寇犯闕因而寢止
于今無人敢以聲韻措懷也然曾見韻銓鄙駁功

韻改正吳音亦甚覈當不知入座於此又見規製
也惜哉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
薛保遜爲舉場頭角人皆體倣方作門狀洎後仍
以所懷列於啟事隨啟請公相門號爲門狀門啟
雖繁於名紙各便於時也書云謹祗候起居郎某
官卽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後至今顛倒無人改更
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

唐監察李航福之子美茂洽暢播於時流黃巢後扶
侍甚善歸東都別墅與御史穆延晦同行宿於號

州公館翌日修竭郡牧張存卽王拱下部將也謂
典客曰我受穆家恩命今穆侍御經過必須展分
報達也典客詣館話於穆生因修狀謁謝張公大
怒且曰此言得自何人具以典謁爲對乃斬謁者
穆生驚恠失意歸館尋遣人就而害之李監察不
諭方抱憂惶俄亦遇害將以滅口于時李公遶聖
善所憇之牀無以求活竟同非命他日兄弟訴冤
夢航謂骨肉間口張存已得請於上帝不日卽死
果爲拱所誅葆光子嘗讀李肇國史補曰李公汧

曾放死囚他日道次遇之其人感恩延歸其家與
妻議所酬之物妻嫌數少此人曰酬物少不如殺
之李公急走遇俠士方免此禍常以爲虛誕今張
存翻害穆李卽史補之說信非虛誕也怪哉

唐王祝給事名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所尚垂訓子
孫嫌人柔弱又素有物力殖利極豐黃寇前嘗典
常州京國亂離盤旋江湖甚有時望急詔徵迴歸
裝極厚水陸分載行至甘棠王拱帥于是邦不式
王命克暴衆聞以夕拜將來必居廊廟延奉勤至

北漢書
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拱乃於內廳盛張宴席
備列玕玩簾下妓樂齊列其內子亦映簾共立拱
乃歛容向夕拜曰某雖武夫叨叅旄鉞今日多幸
獲遇軒蓋經過不棄末宗願居子姪之列卽榮幸
也夕拜不允堅抗再三拱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
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處分兩轄速請王給事
離館暗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黃河獲
具囊三四百籠以舟行沒溺聞奏朝廷多故捨而
不問夕拜有一子此際行至襄州無故投井而卒

雖陝帥狂暴亦未諭天意也葆光子曰剛有立事
時有用捨以柔濟剛爽權變當衰亂之時須適時
之宜王公儻受其致敬庸何傷哉但却其賂卽善
也履尾滅族悲夫

唐楊收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爲將相率愛奢侈楊相
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
聞之不樂一日與國號及兒女輩到新婦院臺上
用堞盛果實坦欣然視堞子內乃臥魚犀遽推倒
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納

賂竟至不令宜哉

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
歎宗人無堂文柄乃擢郡從陝號觀察使盧渥知
禮闈是歲十二月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子星散
迨收復京都裴贇連知三舉渥有美色趙崇大夫
戲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

唐相國張濬二子一曰義師即小字也本名格為蜀
相一曰興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達軍
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與興師昆弟俊邁而尚矯

謫皆有父風興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
傳相國處分七答之其僧解後莫知何罪俄而相
國召僧坐安見其詞色不釋因問之僧以郎君傳
相國處分見恠未知罪名相因驚駭慙謝以兒子
狂駭幸師慈悲迺至堂前喚興師責怒之且曰汝
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對曰今日雖無罪過想其向
來隱惡不少是以答之相國不覺失笑

珍觀幸賴慈悲國至堂前與與相責怒之且曰
 臥國與令其臥未臥罪各臥因驚趨德博以良于
 唐國百計坐安其其同身不對因問之計以源
 對其國與令其等之其計難終莫味何罪對而
 請者育父風興相與平出字門其門計忘其各

壯夢瑣言卷第十

富春孫光憲纂集

明會稽商

濬校

唐狄歸昌右丞愛與僧游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
 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閑其有服紫袈裟者乃踈
 之鄭谷郎中亦愛僧用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
 皆美不欲捨之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卿
 御謁薛士能尚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顛率難為舉
 子乃俾出家自於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
 僧也後入京為文章供奉賜紫柳玘大夫甚愛其

才祖庸張相亦會加敬盛言其大用由是反初號
鮮于鳳脩刺謁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謁張相張相
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為李鋌江西判官後為西班
小將軍竟於黃州遇害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
士張翽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泰怒而揖
起付吏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翽今寓止淮陰來綺
席兮放恣育襟璠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喫幾下翽
云只此兩句合喫乎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

千金萬金竟鞭響背十三長逝惜其恃才而取禍
也出劉山甫閑談詞多不載蜀綿州刺史李忘

其名時號嗑咀以軍功至郡符好賓客有酒徒李
堅白者粗有文筆李侯謂曰足下何以名為堅白
對曰莫要改為士元亮君雄是權耶又有蔣貽恭
者好嘲詠類以此痛遭夏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
好著襪頭袴蔣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仕郎頭為何
作散子蔣脚他皆類此

蔣士雖嗜嘲詠然談笑儒雅凡遭譏刺皆輕薄之徒

以此縉紳中少惡之近聞官至今佐而卒斯亦幸矣

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傳先婚李氏生一子卽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性甚懵鈍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卽李殷衡侍郎也以劉氏之門不可無後常加楚籒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適無以訪尋聖善憶念淚如綆縈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擢進士第梁時登朝充崇政院學士預時

俊之流其渭陽李侍郎充使番禺爲越王劉氏所縻爲廣相而薨僕與劉贊猶子慈通熟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卽白衣叟其髣髴乎

唐盛唐縣令李鵬遇桑道茂曰長官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氏後如其言長男名石出將入相子孫兩世及第至今無間次卽諱福敷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見有諸孫皆朱紫不墜士風何先見之妙如是

唐孔拯侍郎作補遺時朝迴遇雨不齎油衣乃避雨於坊叟之廡下霑注愈甚已過食時民家意其朝饑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紗巾而出迎候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慙謝之且借油衣叟曰其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已令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美不覺頓忘宦情他日說於僚友爲大隱之羨也古之富者擬於封君洪範五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貴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郎馬上內

逼急詣一空宅徑登潤軒斯乃大優穆乃綾空屋也優忽至丞郎慙謝之優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先訪人聞之莫不絕倒

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自譏真讚云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爲而將胡爲而相幕下從事遜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內揚爲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謙也幕僚皆悚而退李洸者渤海人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於民家見覆斗上安錫佛一軀洸詭詞以贊之民曰偶未慶贊爲去僧院地遠爾洸曰

何必須僧只我而已民信之明發隨分具齋餐炷香虔誠洗俯仰卽稱曰錫鑷佛子柔軟世尊斗上莊嚴爲有十并功德念摩訶波若波羅蜜又趙璘員外爲裴坦相漢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戲之曰趙公本不醜孩抱時乳母憐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作醜子因此一定裴公大哈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杜紫微唇厚温庭筠號温鍾馗不稱才名也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脚第幾對曰與昭緯作脚來未會與立行第也杜德祥侍郎

昆第力困要舉息利錢濟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且問日子本對是幾錢其人拂袖而出又孔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猪獨先行到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有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笛喚近階指笛竅問之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笛伶大笑之又道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宇文翰郎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恠垂之又番斯皆清賢雅戲以之群居又何傷也

唐温璋為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聞挽鈴聲
俾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鴟一隻尹
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訴寃也命吏隨鴟所在捕
之其鴟盤旋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
憇樹下吏乃執之送府以禽鳥訴寃事異於常乃
斃捕雛者而報之

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某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
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某請饒一路滑生某思
甚遲沉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

意仍於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
旦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
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家將行張生曰不必前邁
某非某客天帝命我取公著某請指揮家事滑生
驚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京都共知昔顏回卜商
為地下脩文郎又李長吉為帝召撰樂府豈斯類
耶所言天帝者非北極高皇大帝也按真誥又非
北方玄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又號鬼帝世人
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召

其之命乃酈官帝君乎與真誥髮髯故梗槩而言
之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

唐崔魏公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追曉
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士梁新聞之，乃與診視。
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
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
夫曰：好食竹鷄，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鷄，併將
充饌。梁新曰：竹鷄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

搗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
到衙，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朝士，聲
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奉御曰：
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
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
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
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
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剉喫消梨，不限多少，時
咀齧不及搗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歸。

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斫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元頑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効官會誤食一虫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鑿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姨妯中謹密者一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

但言有一箇蝦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誑語也其妯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閣子內且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于上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探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郎君喫膾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

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耶君因饑以
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誑也請退謀餐他
妙多斯類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
者得不勉之哉

唐時杜彥林為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鐙既深抽脚
不出為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於卒古人云乘船
走馬去死一分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杜相審權
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為門楣所軋項頸低
曲伸短前引肩高於頂乃一生之疾也荆州文獻

主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遇周先帝命內臣李廷
玉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
無若一駿者即可得而選苟要坐下坦穩免勞控
制唯扇庶幾也既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
騎如一苟未經扇亂氣狡憤介胄在身與馬爭力
罄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捨轡揮兵乎自是江南
蜀馬往往學扇甚便乘跨是知躑躅者跨於目馴
柔者便於身此君子之難逢假剪剔者抑其次也
哉

唐崔樞為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鮮
 食意是厨人治魚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
 為冥官領過讀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
 爵並削除後一年卒樞甚有聲不躋顯位誤有所
 食豈命也夫

唐薛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盤桓江淮間
 道門寄榻游江南至吉州閭早觀遇脩黃錄齋道
 士升壇行法事準亦就列忽失身痛叫云中箭速
 請筆硯口占一詩曰蓋國深恩不易雙今離繼母

出他州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速休頃便
 平天復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隱慝而致陰誅古
 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聞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
 而已能行即親母可知也豈可以繼而同行路哉
 薛事足垂戒矣

唐咸通中龐勛反於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為勛所陷
 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之冀紓其禍勛亦
 見待甚厚其子少俊飲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
 猜雍以失節於賊以門戶為憂謂其子曰汝善狎

之或得乃便能傳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刃忽色變身戰勛疑訝因搜懷袖得匕首焉乃烹之翌日召雍赴飲既徹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且飽勛曰此卽賢郎肉也亦命殺之後黃巢入廣州執節度使李僖隨軍至荊州令僖草表述其所懷僖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卽可斷表終不爲領於江津害之唐末蘇循尚書諂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井門謁晉王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爲意而循忽獻晉王畫勅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雍伯爲人視蘇循誠遠矣

王迪舍人早負才業未卜騫翔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宅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適馬夾在其間馬驚仆而卧車轍輾靴鼻踰寸而不傷脚指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也唐韓文公愈之甥有種花之異聞於小說杜給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收蓮子歸京種於池沼或變爲紅蓮因異之驛致書問染工

曰我家有三世治齋瓮常以蓮子浸於瓮底俟經
歲年然後種之若以所種青蓮子爲種卽爲紅矣
蓋還本質又何足恠乃以所浸蓮子寄奉之道士
田匡圖親看此花爲愚話之愚見今以鷄糞和土
培芍藥花叢其淡紅者悉成深紅染者所言益信
矣哉蜀王先主將宴駕其年峨眉山娑羅花悉開
白花又王未薨前數年溝港城隍悉開白蓮花一
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兆斯又何哉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於闐宦中仁人也自言杜司爲
洪奉官袴衫給事無秉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
廨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貼黃
指揮公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
休一旦發狂手足無踏家人咸訝傍有一猫一犬
猫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
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
鳳翔乃求致仕梁州蜀軍收降興元因徙於劍南
依王先主優待甚異於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
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季玄爲季孟

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
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宦忠佞好惡嘗聞此傳偶
未得見卽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
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先是路巖相自成
都移鎮渚宮并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
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
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唐崇賢竇公家罕有名第璟僕射先人不善治生事
力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閹相隣閹貴欲

之然其地止直五六百千而已竇公欣然以此地
奉之殊不言地價乃曰將軍所便不敢奉違某有
故欲往江淮上希三兩處護戎緘題其閹喜而致
書凡獲三千緡由是幸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
亭汙乃以廉直市之俾妳姬將煎餅盤就彼誘兒
童若拋磚瓦中一紙標得一箇餅兒童奔走拋磚
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
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他皆效此由是致富延客
朝士時皆謂之輕薄號爲酒炙地亦能爲人求名

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竇回雍無文藝而
取名槩飲啗之力也得於元中凡數賢御史臺記
說裴明禮買宅事與竇氏同疑竇效裴之爲也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
軸忘於裝修因出一竒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
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
不留誰道那家娘子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
秋菊與春花箇箇能啗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
一名閑物要夢夢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

盛傳其詩篇爲妳媼輩恠罵騰沸盡要相其面是
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同用竒卽無異也
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
落旅寓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術愍
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卧於歐陽之家
踰月不食歐主簿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
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鍾公曰病卽病矣死卽未
也卽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疾愈
葆光子時爲郡倅鍾公惠然來訪因問所苦之由

乃曰曾在湘潭遇于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
嶽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
後要退卽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卽肋下微痛此
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奉一緡吞
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
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藥大效無何此公來
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
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却吞
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

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嚼似得藥力他日不知其
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

成都覺性院有僧合此藥賣之人多服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

祗錄以其喚命有舖姑暗之凡藥賣之入必期此
然難公面可珠閨能始自以辨藥之非日不味其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

富春孫光憲纂集

明會稽商濬校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倜儻勳臣也好接賓客
歌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
衣就試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款待異禮
他日朝中盛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訝之相國恐涉
雜文不遑安處自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頻召不
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取慮致物譽非是嫗蹇一
日又詔傳語曰若不訪及即更奉薦裴益悚惕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隣於傲物常以宰輔自許切於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於傳禪薛公命御梁國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却迴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且薛公標詠詞辯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鷄薛公祇對盛言鷄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鷄子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今公所賜真須愛惜可以紙裏

安鞞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衛

唐進士崔昭矩爲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所由疎失狀元答之逡巡所由謝伏于堦前對諸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於同知前面贖決所由請罰若干博陵無言以對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陳賀以鄉役差充廳子其弟在州曾爲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公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雅有心思因公令歸選日裝寫所業

北夢瑣言 卷二
執贄甚稱獎之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
十五舉及第每入京館於博陵之地常感提拔之
恩亞卒之日賀為崔公縑服三年人皆美之

唐南蠻侵軼西川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尚書
作鎮為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成
都蠻酋傳蜀城掌武先選驍銳救急人皆神符一
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
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
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

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脅唯此數人請止而
鳩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
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
嵐色洗還青江鷗聚處牕前見林狔啼時枕上聽
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清美也

唐相國夏侯公攷富貴後得彭素之術甚有所益出
鎮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閭之泄因而
致卒有夏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
亂離後挈家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

子而已夏姬獻此術於節使滿存相公大獲濡濟其子名籍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勳臣爲幕下從事時人號爲夏侯驢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之於強山人甚詳亦嘗與籍相識籍子婚羅嶠與僕相知亦多蓄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旦開筵命朝士看乾水銀點制不謬衆皆歎羨以爲清河曾遇至人良久張公大笑曰已非所能有自來矣頃任桂府團練使

逢一道士蘊此利術就而求之終不可得乃令健卒縛於山中以死脅之道士驚怕但言藥卽多獻術則不傳唯死而已山是得藥縱其他適今日奉承唯成丹也非已能也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旼者以黃白干之取瓦一片研丹一粒半塗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爲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垂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弄爲元戎笞殺之王先王時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

符藥爲業其妻微有容色居北北禪院側左院有
毳衲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其家令賣藥銀就其
家飲啗而已法成以其內子餌之而求其法此僧
秘惜遷延未得乃令其妻冶容而接之法成自外
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因謬授其法并成
藥數兩釋縛而竄法成聞此術以致發狂大言於
人誇解利術未久聞於蜀後主召入苑中與補軍
職然不盡僧法他日藥盡遽屬更變伶俜而已偶
免謬妄之誅也彭翰光者與何生切隣燕得其事

爲公話之

高顯鎮維揚有申屠別駕懷至術爲呂用之譖毀一
旦作富燕公命吏齋長限牒所在尋捕至襄州禪
院中遇之擒得申生寄襄獄繫維申生告獄更要
見督郵韋公吏以告之韋遽面見屏人曰某身上
有化金藥欲獻元戎劉公臣容可乎韋審之遂非
時入謁因得道達點甄瓦半葉以呈之劉公歎訝
乃虛以叛獄而匿之僖皇在蜀降天使至峴山卽
田令孜弟也劉公乘醉將藥金誇術於中使中使

迴聞於田中尉泊劉司空朝覲行在與申生偕往

藏隱此人不令他適田軍容銜之於道江莊加害

劉申皆不幸也有一子號申司馬居朗州尚存點

永藥在身荆南節判司空董大監得申生四粒藥

點四永奉一百于以慰好奇之心也王蜀時有一

常在街衢仍棲逆旅巡使蕭懷武欲求其術堅

確不與遂於馬院打殺之益不能任持所致也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黃白術唯在平康狎游與

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微時游處因色失歡他日陳

公遭遇出鎮成都京國亂離僖皇幸蜀宗生避地

亦到錦江然畏賴川知之遂逆旅資中郡消毀

跡唯恐人知寓應真觀脩一爐大丹未竟宗生解

六壬每旦運式看一日吉凶無何失聲便謀他適

走至內江縣賴川差人吏就所在害之所脩藥道

士收得傳致數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

唐李壁尚書出鎮東川有律僧忘其名臨壇度人四

方受具者奔走師仰壇施雲集由是鞅掌嗜慾之

心熾焉一日發露前後女童為尼者呈身之物殆

一百四十五人八座戮之葆光子嘗見同僚王行

軍說幽州有壇長近八十歲卽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持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爲偶乃謂偶曰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也軍府恠而笑之僕有門徒僧不欲斥其名經論甚博未有垂露他日預臨壇之列尼輩叅請號曰依止自是醜聲盈耳亦不以爲耻嗚呼如來制戒爲入道之門苟非其人反爲聚淫叢藪信乎道不虛行也

唐崔玄亮曾典眉州每公退具簡履以朝太上焚脩

精至不捨晝夜嘗於州衙開黃籙道場爲民祈水

旱疾疫而散齋之晨必降祥雲鸞鶴州民咸睹亮

湖州脩齋亦降仙鶴太白爲贊至今眉州每歲設黃籙齋凡執事

軍校及茶酒廝役祇承皆知齋法次第道士羅昭

然壽一百一十三歲預崔牧之齋若跨驢出街墜

驢而脚在鐙內因拖拽而死也又王蜀時玉局觀

道士趙駕仙上官道士忘其名住青城山脩齋入

壇行法事其廝僕臥而驚魘問尊師何在人間之

乃曰適見四人著緋自天而下拽二道士於壇前

鞭背二十問者止之令勿言比趙駕仙與上官道士相次患發背而斃又有何景中作道門威儀好食蒜上壇行法事時有蒜氣後於青城脩齋度江船覆溺死斯益罔道不恭為天罰也 成中令鎮荆南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俯伏奏章頓首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毀廢道場斯亦何趙之流也大約荆湘僧道赴齋皆恣洪飲俚人以為非欲求降鑒安可得也

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謂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雁其患者令人熱寒戰慄亦無大苦弘農楊玘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哉夫喪亂之間陰厲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隨之關祆之說正謂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傳有一夷迷鬼魘人間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窻隙悉皆塗塞其鬼忽來即撲入驚魘須臾而止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鄉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

何進退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崔雍孫瑄鄭嶠四君子蒙其矜賒者皆進昇故曰欲得命通問瑄嶠都雍葆光子曰士無華腴寒素雖瓌瓌行與學雄文苟不資發揚無以昭播是則希顏慕蘭馳騁利名者不能免也

唐進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歷官臺省始舉進士時文卷皆內子為之動合規式中外皆知良人倜儻疎放善與人交未嘗以文章為意黃寇犯闕夫妻遭難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失聲

雙血被面其從母為尼親見其禍泣言於姻親愚於殷之中表聞之方信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痛之極也

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內四人皆登進士第仕至將相丞郎其元昆崇彝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與一人為後崇彝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草制誥褒貶朝中卿相咸撫其實骨肉間懼聞于外旋取燼之宛為掌誥之美竟廢于時鄙夫蜀鄉與前簡刺李詠使君有分隴右有一子

年十四掌握管草詞指揮天曹地府陰隙之事落翰如飛家君憂懼亦苦戒之此子乃曰但為我文勿預我事他日墜井而死心為靈臺既嬰風恙而才思倫序斯又何哉

唐世隆等望策呈玉人內四人皆登進士第其才思倫序斯又何哉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終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富春孫光憲纂集 明會稽商濬校

唐盧尚書潘以文學登進士第以英雄自許歷數鎮薨於靈武連帥恩賜弔祭內臣厚希例貺其家事力不克未辦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遵副尚書平生竒傑豈無威靈及此官者乎俄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精魄強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尚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貨

者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為本州都押衙父維直蘭溪
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
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祝以乘
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以爽古鼎反為名收以秋
為義其房子以鉅鱗鑣鑑為名嚴以冬為義其房
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修竹楊
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相少年於廬山修業
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

即有仙分必若作位至三公終焉有禍能從我
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他日雖
登廊廟竟離南荒而殛悲夫薛澤補闕乃楊氏之
女孫壻嘗話之

唐張昺尚書有五子文蔚彝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
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
經函中因齧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
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剪
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齧蝕亦欲吞之遂

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麤穢無所迴避
其家扃閉而守之俟其愈一切如常餐啜一月食
料須品味而飫之多年方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
傷神氣善猶不可况為惡乎卽劉闢吞人張子吞
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唐柳大夫玳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筆法益公
權少師之遺妙也責授瀘州牧禮叅東川元戎顧
彥朗相公適遇降德政碑顧欲濡染以光刊刻亞
台曰惡劄固無所恡若以潤筆先賜卽不敢聞命

相國欽之書訖竟不干瀆也梁世兖州有下猛和
尚聚徒說法擅施雲集時號金剛禪他日物故建
塔樹碑盧嶽道士李德陽善歐書下猛之徒請書
碑誌許奉一千緡德陽不允乃曰若以一醉相酬
得以施展千緡之遺非所望也終不肯書斯亦近
代一高人也

唐十軍軍容使開府嚴遵美門客楊寅善表許之術
於京城西畿逢一本生亦唐之疎屬隆準龍顏垂
手過膝楊生異之說於中尉由是暗有資遺之意

其必至非常黃冠犯闕僖宗幸蜀李生爲士民挾持入京升舍元殿不踰浹旬尋亦遇害豈大人之相只爲一升殿乎莫可知之楊生歎嗟不復言知人之鑒也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嵩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游於三蜀詞辯敏捷粗有文章因棲陽平化爲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將舉而敗妖輩星散而嵩罹其禍焉其適長裕者臨邛之大儒也與嵩相善不信嵩之造妖良由軀幹國姓爲羣兇所憑所以多事之秋滅跡匿端無爲綠林之

嵩也先是李嵩有書召玉局化楊德輝赴齊有老道士崔無斃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筭術往往預知吉凶德輝問曰將欲北行何如崔令畫地作字弘農乃書北千兩字崔公以千插北成垂字去卽垂耳楊生不果去而李嵩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爲江西推巡優游外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爲大孤小者爲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

焉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艷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鑪預於此行鑪悅大姑偶容有言謔浪祭畢迴州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爲楊郎詞遜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顧便希回撓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弘農驚恠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恐不利於君弘農憂惶遂然諾之懇布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

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與鍾姻懿嘗言此事甚詳近者故鄧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仙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見召踰月而殂嗚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爲鑒戒也

僕嘗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肅乃士流之最也柳玘出官瀘州郡洎率復公路染疾至東川通泉縣求醫幕中有昆弟或云琰相之子省之亞台迴面

且云不識家人曰是某院郎君堅云不識莫諭尊
旨良久老僕忖之得非郎君僕頭脚乎固宜見恠
但垂之而入必不見阻此郎君垂下翹翹之尾果
接撫之其純厚皆此類也僕親家柳坤卽亞台疎
房也僑寓陽安郡伯仲相率省焉亞台先問讀書
否脩文否苟不如是須學作官我之先人脩文成
名皆作官曰幸勿棄分陰也瀘州郡有柳大夫所
造公廨家具皆牢實麓重傳及數政莫知于今存
否

蜀朝東川節度許存太師有功勲臣也其子承傑卽
故黔使君賓之子隨母嫁許然其驕貴僭越少有
倫比作都頭軍籍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聲伎
術卽出同節使行李凡從行之物一切奢大騎碧
暖座垂紛錯每脩書題印章微有寢漬卽必改換
書吏苦之流輩以爲話端皆推茂刺顧叟爲首許
公他日有會乃謂顧曰閣下何太談謗顧乃分疏
因指同席數人爲證顧無以對逡巡乃曰三哥不
用草草碧暖座爲衆所知至於魚袋上鑄蓬萊山

非我唱揚席上愈笑方知魚袋更僭也刺茂州入
蕃落爲蕃酋害之

西川衛前軍將李思益者所着衣服莫非華煥纖麗
蜀先主左右羨而恠之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
大有所費是要爲我光揚軍府仰與江貨場勾當
俾其作衣裝也先主又於作院見匠人裹小朶帽
子前如鷹背後露腦枕恠而截其背也又登樓見
行人戴襪談蓆帽云破頭爛額是何好事然自務
儉素愛淨潔皆此類也蜀朝有小朝士裴璨俸薄

且閑或勸求宰一邑裴曰今之畿縣非有仙骨何
以得見其愛羨即可知也每云黃寇之後所失已
多唯襪頭袴穿靴不傳舊時也僕同院司空監云
木圍裹頭於事最便必油拭火熨日日勞煩此一
事不請師古又嫌以銀稜甕器托裏椀楪徒費功
夫又曰措大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遣醜可知
自非鐵石爲心未有不貽他說戒之慎之因述柳
氏幞頭引起數事豈資談笑亦足小懲也

唐乾寧中補闕楊貽德華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於

時請告華陰方屬京國擾攘乃謀南來藏跡於江
陵閭巷僦居不露行止旅舍無烟藜藿不給未嘗
隕穫於時成中令延接朝客士有依劉之言弘農
齟齬不及門宇一旦堂帖追回成令驚訝以爲聞
聽不至闕申情禮兼以入翰苑秉鈞軸期之補闕
曰人之官職又非妄圖令公過飾何當獎遇今宰
相何必要某至於垂搜羅之命他日不過作南中
一刺史爾此際必有奉擾中令贈三百緡只受三
十緡辦裝所剩却納朝廷號爲鐵補闕未久除道
州牧却經江陵告成令求十人散從官衣裝五十
千行資他無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棲南嶽與玄
泰布衲遁希禪師同居車箱源雙泉歸本長老得
祖印於揚公既沒家人亦終似得懸解之道也本
公得禪道於三賢乃鄭起先輩爲愚話之

唐張林本土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爲詩小巧多
採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採後行花
初沒舸行時他皆此類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謁相
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見林曰爲飯糗子熱發崔

訝飯糞不康之語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遺以衣襦問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也葆光子曰東方朔以恢諧自容婁君卿以唇舌取適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酒炙之徒託公侯之勢取容苟媚過於優旃自非厚德嚴正之人未有不爲此輩調笑也

唐沈詢侍郎亞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爲驚湍激船撓梁板漂遞沈子亦漂而死

詢鎮潞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歸秦慙恨伺隙割刃於詢果罹兇手殺歸秦而充祭亦無及也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姪其牽櫬官陳忘其名之婦陳爲同列所戲耻而發怒伺便以蒺藜擊殺之馬氏有其位于今禁蒺藜蓋懲彭城之遭罹也姪爲大罰昔賢垂戒作人君父得不以子奴禍取鑒哉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罹潛常於四時焚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荆南有染戶許琛

北齊書 卷十二
九
一旦暴卒翌日却活乃具榜字詣衙云要見司徒
乃通入於堦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
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
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卽發遣回謂許琛
曰司徒安否我卽武相公也大有門生故吏鮮有
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
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黠檢
不至仰爲我詣衙具導此意王公聞之悲泣慙訝
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奉之

此事與楊收相於鄭愚尚書處借錢事同又南嶽
道士秦保言威儀勤於焚脩者曾曰真君云上仙
何以須紙錢有所未諭夜夢真人曰紙錢卽冥吏
所籍我又何須由是嶽中亦信之

閩從事崔貞外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寮所重奉使湖
湘復命在道逢寇賊悉遭殺戮唯外郎於倉惶中
忽有人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痞疾行邁之次
難求藥餌途次延平津廟夢爲廟神賜藥三丸服
之驚覺頓愈此亦鬼神輔德也 彭城劉山甫自

云外祖李公敬彝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過水頭並不衝圯李宅異事也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至衡州犬呌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為廟神所責生以素業對之神為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立仁者罪合族誅廟神為其分理奏於嶽神無人作奏璟為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為贈劉

山甫與廖騰校書親見璟說其事甚詳

唐黃冠奔衝有小朝士裴忘其名移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其為悲悼即可知也行及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恠而詰之女曰我為瀝水神之子強暴誘歸其家厥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行笞責兼遜謝撫慰差人送來緣旦夕未有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為苞致於箱笥之中庶以覓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白於嚴慈云已有

生處悲咽告辭而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難言素滯
之靈有義方之訓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

古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尚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
正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遠公銜之洎公宦
達後因事塹斷杜陵山脉由是諸杜數代不振
鮮于仲通兄弟閬州新井縣人崛起俱登將壇望
氣者以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勅塹斷之喬孫有
鮮于嶽者幼年寢處席底有一蛇蓋新出卵者家
人見之以爲奇事此侯及壯常有自負之色歷官

終于普州安嶽縣令不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
蛇也 唐峯亦閬州人有墳塋在茂賢草市峯因
負販與一術人偕行經其先塋術士曰此墳塋子
孫合至公相峯謂曰此卽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
家恐不勝福耶子孫合爲賊盜皆不令終峯志之
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峯亦典郡其二子道襲官
皆至節將三人典郡竟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
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
鳴卽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

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北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爲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於穴外坩土恰容蛇頭俟其出穴果入所坩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於穴外銜豆葉嚼而傳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靈者人胡不忍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北夢瑣言卷第十三

富春孫光憲著

明會稽商濬校

王中令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玖有舊避地浮陽與其都統慕容十人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容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慕容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以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令圖之俟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

其橐裝姬僕而還鐸與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
得貝州報某日有殺劫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忽誕
也如此彥禎父子尋爲亂軍所殺得非琅耶公訴
于上帝乎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爲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
奉僞畏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爲副使一日忽謂都
曰凡人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今公助賊陷
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日加箕歛衆口紛然倏忽變
生何以過也遽命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

受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
湊間路至河中代都爲帥重榮迎之湊前爲京兆
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疊及至翌日集軍校于
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
逐令北門出乎且爲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
言之湊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
榮乃自屏肅佩劔歷堦而上謂湊曰爲惡者非我
而誰召湊之僕吏控馬及階請依李都前例速去
之湊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

巢有功正授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爲部將常行儒殺之時號鐵條以其剛也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召徵赴闕亞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于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思恭逃難

于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葬於鳳翔西岡松柏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皆造二隴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

甫講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經義文亶亶堪聽
茂貞連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褐於道門改名晝
卒於洛中武臣未必輕儒但未睹通儒多逢鄙薄
之輩沮其學善也惜哉

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以勇力隸
於本軍為裨將廣明中潞帥高潯攻諸葛爽於河
陽方立出天井關為前鋒時潯為大將劉廣所逐
廣忌方立留戍于關後廣為潞人所殺三軍乃以
方立為帥因有首丘之思遂移軍於邢州用法平

正人皆附之始拜墳墓於鄉里詣縣合理所陳桑
梓之敬有識者賞焉姪遷嗣為潞帥降太原葆光
子曰羅虬累舉不第務於蹠進因罷舉依於宦官
典台州晝錦也嘗以展墓勉謁邑宰橫笏傲然宰
曰某雖塵吏不達事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柏下人
乎譏其無桑梓之敬魯武人之不若也虬有俊才
嘗見鵬陰官妓比紅兒詩他無聞也

景福中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鎮州軍次博水會軍
亂推其弟匡儁充留後諸軍皆散乃以書報弟付

之軍政南欲赴關泊於陸澤鎮州趙王王鎔以匡
威救難失國因請移駕於常山府就字昊就疑塾會
匡威有幕客李貞抱自闕回與匡威相遇同登寺
樓觀鎮州山川之美有愛戀之意乃謀託親於王
鎔既造之逼以兵仗同詣理所乃入自子城東門
門內有鎔親騎營中之卒忽掩其外關復於闕垣
中有一人識是王鎔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匡威
格鬪移時與貞抱俱死鎔年十六七歲踈瘦當與
匡威並轡之時雷電忽起雨雹交下而屋瓦皆飛
有神明扶持何以獲免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
曾為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
三節焉心以為異以告別駕張建章建章積書千
卷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者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
為瑞乃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者茅也合生陂澤之

間而生於室非其常也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可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爲戎校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鎮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爲三軍所逐弟匡儔爲太原所攻挈家赴關至滄州景城爲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一大魚無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

焉有馬都者少負文藝匡威曾問其年都曰弱冠後兩周星傲形於色後匡威繼父爲侯首召馬都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都但頓顙謝罪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濶達多如此類故人多附之葆光子嘗見范陽熟人說李匡儔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爲帥強淫之匡儔按劍而俟夜深妻迴出步輦爲其夫殺之匡威羞見其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救援鎮州旣出城三軍立匡儔爲帥匡威遂稱欲歸朝觀

行次常山又有劫質王鎔之事匡儔移牒王鎔往復指陳終不及淫穢之事諱國惡也

張建章為幽州行軍司馬後歷郡守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為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曾賫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巋然中有女仙處之侍翼甚嚴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告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

北人也勿患風濤之苦吾今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又周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包麥屑置于水中摸而讀之不失一字其篤學也如此薊門之人皆能說之于時亦聞於朝廷葆光子曾遇薊門軍校姓孫忘其名細話張大夫遇水仙蒙遺絞綃自齋而進好事者為之立傳今亳州太清宮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曰明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具言國璽外唯有二物其一即建章所進

鮫鮪篋而貯之軸之如帛以紅線三道劄之亦云
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邇來變更莫知何
在

卷之十四
指之于報亦圍於障我孰夫于曾遇瀋門軍林鼓
而龍之不夫一字其黨學世吹拉瀋門之人皆謂
憲輒半五水中數章限以帛可委置置于水中其
風憲寐想卦來習無池獸又回至西峯豨太宗五
入世也患風憲之書音今也書文卦來尊之及眾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

富春孫光憲著

明會稽商濬校

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春秋
之義叛而必誅安有甸服之間顯達朝旨而悖慢
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難已
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熾附之者
衆一旦難驟革之又京師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
懼設有凌犯損威愈甚願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計
之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都門不欲孱孱守恬

而坐因除宰臣徐彥若鎮鳳翔以茂貞爲興元尹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彥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卽以兵攻之軍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懇諫不從至師果敗咸云此舉乃讓能報私怨也茂貞先以長書與讓能繼上表仍擁兵至臨臯驛請誅宰相帝遂斬樞密使李周曠以徇乃貶讓能仍詔送至軍前茂貞具禮出迎至驛復表請行朝典讓能奏曰晁錯之辜謬及於臣今若歸罪於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遣中使害於驛內

識者以讓能臨難無苟免亦得其死也後追贈太尉其子曉貌如削玉有制誥之才仕梁至宰相鳳曆年洛都有變爲亂軍誤害時皆歎惜之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決謀廢立帝旣睹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不召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汗流洽背不能對但云南北司紊亂朝政因疏常昭度討西川失謀李磈麻下爲劉崇龜所哭陛下不合遠衆用之及令宦官詔害昭度已下三帥乃還鎮內外寃

之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書令昭度力止之曰
太宗以此官總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六朝立
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瑜安可輕授焉因請
加尚父至是為行瑜所憾遽罹此害後追贈大師
李磻字景望拜相麻出為劉崇龜抱而哭泣改授
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
登庸且計崇龜之惡時同列崔昭緯與韋昭度及
磻素不相協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鉉入闕
奏事與昭度關通因託鉉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

脅君磻亦遇害其子澆有高才同日罹害磻著書
百卷號李書樓後追贈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
瑜後崔昭緯貶而賜死昭皇切齒下詔捕崔鉉亦
寃報之一事也

古者文武一體出將入相近代裴行儉郭元振裴度
韋臯是也然則時有夷險不可一槩而論王鐸初
振荆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潼關黃
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污我鋒刃
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高駢上

表目之爲敗軍之將正謂是也諫議大夫鄭寶曾
獻書以規其旨云未知令公以何人爲牙爪何士
叅帷幄當今大盜移國群雄奮戈幕下非舊族子
弟白面郎君雍容談笑之秋也爾後罷軍權鎮滑
臺竟有具州之禍鄭文公收首唱中興傳檄討賊
殺戮黃寇鎮靜關畿一旦部校李昌言脅而逐之
尚不能固位至如越州崔璆湖南崔瑾福建常岫
鄆州蔡崇徐方支祥許昌薛能河中李都竇滂鳳
翔徐彥若狼狽恐懼求免不暇唯張濬大言自方

管葛以無謀之韓建倖用剛之孫揆出征大鹵自
貽敗亡爾後朱朴踵爲大言驟居相位亦曾上表
請破鳳翔所謂以羊將狼投卵擊石幸而不用何
過望哉客有謂葆光子曰儒將誠則有之唐自大
中已來以兵爲戲者久矣廊廟之上耻言韜略以
橐鞬爲兇物以鈐匱爲兇言就有如盧潘薛能者
目爲麗才一旦宇內塵警間左颺起遽以裘衣博
帶令押燕頤虎頭適足以取笑耳則常昭度之悼
王建濬之伐太原是也

河東節度副使李習吉常應舉不第爲李都河中從事都失守習吉自招義游太原辟爲從事習吉好學有筆述雖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牋奏軍書皆習吉所爲也因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比省以榮之竟歸太原復其戎職莊宗卽位追贈禮部尚書梁太祖每覽太原書檄遙景重之曰我不得此人也陳琳阮瑀亦不是過

韓建兩隨李茂貞迫脅君上殺戮輔相昭宗出居本

幸鄜時建懇迎奉請至華下供億之勞具在勤王錄而殺害郟王等八人以孤君上抑其罪也近代史臣駁論勤王錄數條且曰韓建不預時政可也而云隄防道路拱衛乘輿欲盖而彌彰則禁固之意可知也又與諸道書云語詔書檄赴行在妄也又曾無糾率諸侯述保太定功之志也以爲唐運凌替皆有曆數自黃巢旣戮蔡賊生焉宋權滅後而朱玫王行瑜繼之纔捨茂貞而有韓建所謂一莽雖死十莽復生何天意不祐乎竟爲朱溫宰相

蜀先主聞之笑曰韓建非豹變之才與朱溫作相
 宜也祿光子曰華州韓建荆渚成汭勤王奉國識
 有可嘉于時號為北韓南郭郭即成令士大夫可
 以依賴也古者奉霸主尊本朝德義小虧諸侯不
 至葵丘之會是也成韓位居王輔荷寵於唐朱公
 有無君之心露問鼎之意建等不能效滅洪泣血
 糾率同盟亦可以結納親隣共張聲勢而乃助桀
 作孽畫匹成蛇捨我善隣陳誠偽室華陰失守既
 無力以枝梧鄂渚喪帥乃無名而陷沒非忠非義

吾所謂二公始終謬也向使成令睦漢南諸侯結
 淮甸雄援汴人篡逆亦恐未暇推之天命即吾不
 知考之人謀固無所取惜哉中四字不曉
 孔緯在中書朱全忠併有數鎮兵力強盛表請鹽鐵
 印詔下宰相議之緯力爭不從謂其郎吏曰朱公
 若收鹽鐵印非與兵不可全忠尋止後韓建討太
 原不利為張濬所誤貶之宅日昭宗欲再攻鳳翔
 以問緯緯曰鳳翔天子西門若自去窟穴受制一
 向即大事去矣昭宗曰卿是朕賢臣殊未達時事

綿曰陛下以臣爲賢是謗臣也若賢豈肯立於陛下之朝因稱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於華下

中和中魏博帥羅弘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圍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鬚翁巫有宋遷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弘信爲帥弘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臨淮王弘信卒子紹

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親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頻遭斥逐由此益驕紹威不平有意剪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役夫肩籠內藏器甲揚言汴帥葬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斷弓絃共甲襖夜會汴人還甲持戈攻殺牙軍牙軍覺之排闥入庫而甲中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有漸爲梁祖凌制竭其帑藏以奉之

忽患脚瘡痛不可忍意其牙軍爲祟乃謂親吏曰
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不成也紹威卒其
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失去其國矣
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旛於手指飛出或占之曰君年
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爲幽帥自破
太原軍於安塞城後士兵精強孩視鄰道發管内
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鄴中圖袁曹之霸先下甘陵
城下有鴛鴦數頭飛下幄帳內逐之復來仁恭惡
之竟爲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單可及

仁恭單馬而遁于時軍敗於內黃爾後汴帥攻燕
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
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
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

